

都是爲了建設祖國

(新人新事)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

書號：0830

都是爲了建設祖國（新人新事）

編輯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
濟南經三路緯二路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
濟南經九路一七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（濟1）1—15,000

1952年11月初 版

定價800元

前記

三年來，我們的偉大祖國，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，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。在工農業生產戰線上，在抗美援朝以及其他各種戰線上，出現了千千萬萬的新型人物和模範事例。這些新人新事，生動地說明了，我們的祖國在前進！我們的人民在前進！一切都在前進！

這裏編集的八個小故事，只是勞動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現象，但是，即使從這些日常的故事中，也可以看出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個角落，我們生活的各方面，都起了一種多麼深刻的變化。

這些故事都是真人實事，原來在各地報紙上發表過，為了更通俗些，使工農更容易看懂，我們在個別的地方做了一些字句的修改。

怎樣把這本故事編得適合大家的要求，請讀者多多提出寶貴的意見，以便再版或今後再行編選時有所改進。

編者

一九五二年九月

一個抗美援朝的包乘組

石立、希光、以福

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一周年紀念日的前幾天，我們訪問了豐台機務段抗美援朝援朝機車「口亏一」一五〇六號包乘組。談起朝鮮前線的事，司機胡春東說：「志願軍同志們打的真好！要是我們一直還在朝鮮的話，也可以和志願軍同志一塊兒立功了。」這句話把大伙全激動起來，姚萬全興奮地站起來說：「我們從朝鮮回來，在北京站歡迎會上，司機長就說：前線上什麼時候需要我們，我們什麼時候就再去。聽說最近段上又要派人到朝鮮去，我們又報了名，別的組裏有人說：『你們小組去過一回，這次輪不到你們啊！』我們小組裏的同志不甘心，只好切切實實修改愛國公約，隨時準備着去朝鮮。」

一五〇六號包乘組去朝鮮，是在今年（一九五一年）三月間，也是美國飛機轟炸正兒的時候。因為這個包乘組團結的好，機智、勇敢，三個月一點事故也沒出。

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：「美國飛機瞎嗡嗡，連我們一根毫毛也沒碰着。」下面，就是他們勝利完成軍運的故事。

「我們在朝鮮開車，把機車偽裝得很好，外面蓋得很嚴密，一點亮也不透。司機室用麻袋隔成三間小屋，簡直變成一個大火爐，司爐進去就是一身汗，不帶手套，開把就不能摸。雖然那麼熱，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叫苦的。」

有一次，我們夜裏從魚波里到平壤，美國飛機跟了我們飛，真像夏天的綠豆蒼蠅那麼討厭，我們五十多歲的老司機長劉馥庭說：『找不着老子的機車，它再嗡嗡也頂不了個屁用。』這時路邊有一所房子，被美機炸得燃燒起來，火光把左右前後照的很明亮，司機鄭篤恭開足了汽，把機車從火光中開過去。有一回，在楊市車站，天快亮了，可是離機車待避的山洞，還有一里多地，碰見了美國飛機，它正在亂擲照明彈。我們要是停車，怕開瓦冒火星；要是開汽門快跑吧，又怕冒烟容易暴露目標。一看離山洞不遠了，就把汽關上，讓列車用惰力運轉，安安全全地走進山洞。又有一回，我們機車正拉着一列軍用車，機車鍋爐丟了幾塊拱磚，一開汽門，火星子從烟筒裏往外冒，司爐姚萬全一看這不行，就用水把煤澆濕，把濕煤壓着爐

火，披上濕麻袋，鑽到爐裏去，這時拱磚管紅得刺眼，爐口又燙，煤烟嗆的喘不出氣，汗從頭上往下流，衣裳也烤出味來啦，他却冒着危險把拱磚補好。出來之後，怕拱磚放的不嚴緊，又和了些泥，第二次鑽到爐裏去，用泥把拱磚縫抹好。別人問他累不累？他說：『為了支援志願軍同志多打勝仗，受點累算什麼？』

（原載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工人日報）

都是爲了建設祖國

李 汀

王占元小組和崔鳳小組都是現場裏的優秀小組。崔鳳小組啥事都跑到前頭，王占元小組總是「打第二炮」。在增產節約運動中，平日被稱為「老頭組」的王占元小組，却和崔鳳小組的青年小夥子們叫上勁了，非得和他們爭個你上我下不可。競賽展開不久，雙方就互遞了挑戰書。

競賽開始第八天夜晚，突然天陰的漆黑，響雷一個跟着一個，閃光照得人們睜不開眼，一會兒，來了暴風雨。

「快起來，夥計們！」王占元從被窩裏跳起來，光着腳往外跑着，急急的喊道：「新打的洋灰平台還沒蓋蓆子呢，營住水就要塌了！」接着就組織了十幾個人跑向現場搶救。

到現場住腳一看，果然兩組打的平台都沒蓋保護蓆，雨水冲刷着新灌的混凝土，王占元不由自言自語道：「怪呀！崔鳳他們怎麼還沒來呢？……這可怎麼辦？」

「這次叫他們落後一回吧！難得抓住這樣一個空子。」劉瑞昌接了一句。但是當大家拿着草袋子往自己的混凝土工程上蓋時，老王却大聲命令道：「同志們，把所有的草袋子都蓋到崔鳳那組新打的平台上去！」

「幹什麼！都給他們蓋上咱們就不用啦？」劉瑞昌反對地說。

「咱們人先來了，又有草袋子，就該幫他們一把。」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反駁着劉瑞昌的意見。

「幫助，幫助，瞧着人家掛紅旗吧！」劉瑞昌還不服氣地嘟囔着。

時間再不能拖延了，王占元實在忍耐不住地說：「競賽、奪紅旗，還不都是為了建設咱們新國家嗎！當然哪個工程重要就要先搶救哪個。」

「對！」大部分工友都擁護王占元的意見，馬上向崔鳳小組的工地跑去。劉瑞昌想了想，人家說的道理也對，隨後也攆上來了。

他們把一個個的草袋子鋪在離地三丈多高的平台混凝土工程上，雨點又大又涼，但工友們的心却是火熱的。王占元一面指揮全組，一面奮力工作着，雨水淋透了他的全身；但是他的精神總是那樣飽滿。他忽然抬頭看見崔鳳小組寫着愛國公約的小

紅旗，還在二層脚手架上掛着，他想：這是他們小組的「心」——奮鬥目標，怎麼讓它受淋呢！於是便滑手滑腳地爬上去摘它。大家都担心他會摔下來，喊着：「老王！小心點！」然而他終於很快地把旗摘下來了。

正當大家全力搶救的時候，忽然前面有人大聲問道：「你們是哪一組來幫我們的忙啊？」

「我們是王占元小組……」大家回答着，等來人走近仔細一看，才知道是崔鳳小組的人來了。這時，大夥的衣服已經濕透了，一個個像落湯鷄似的。

「你們跑到哪兒去了？」劉瑞昌老工友帶着責備的口氣問道。

「剛一陰天我們就和普通工到專用線搶卸洋灰去了。打算回來再蓋平台，可是……」崔鳳小組的徒工小姜還沒有說完，劉瑞昌又趕忙的問：「那邊洋灰袋子怎樣？」於是兩個小組的工人關心地互相打聽起情況來。後來才知道崔鳳小組在一口風一口灰的雨地裏，冒雨搶卸了沒有入庫的洋灰。

崔鳳見平台都搶蓋好了，十分感激，老王又把寫着愛國公約的小紅旗交給他，崔鳳熱情地緊握着老王的手，連連地說：「謝謝你們！」王占元說：「什麼『你們』」

『我們』的，還不都是為了建設祖國嘛！」劉瑞昌被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感動了，連連點着頭慚愧的說：「咱們以後可別你們、我們的分得那麼清了！有事大夥商量，互相幫助，十個指頭一齊湊，才能成大拳頭呢！」說的大家齊聲大笑起來。

（原載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東北日報）

從小車到割煤機

張貽時

賈汪煤礦開始使用割煤機，是去年冬初的事情。在那以前，馮景謙還是一個木車工。每天，他在井下用木車推煤，腿肚子、脊骨和膝蓋磨的出血；達到最難挖的地方，泥水深到膝蓋，直不起腰來，只好用頭頂着車前進。就這個樣，兩個人累死累活，一天才推五噸多煤（每噸合二千斤）。

去年秋天，組織上決定調他到洪山煤礦學習掌握割煤機，他高興極了，興奮地說：「看吧！人民的賈汪煤礦就要迅速地走向機械化生產啦！」

他是個共產黨員，又是全省的工業勞動模範；他有高度的階級覺悟和克服困難的頑強意志。到洪山後，開始幾天，完全是學理論和技術道理。他既沒有文化和技術，又比別人晚去了一個月。聽講，就像瞎子入了迷魂陣，摸不着一點頭緒。他暗暗地下定決心說：「牆高一尺，人高一丈，讓困難擋住的不是共產黨員！」

於是天不明他就爬起來，晚上用功到半夜，連吃飯睡覺都在琢磨割煤機的原

理。人家休息看電影，他找幾個有技術的同志，到田野裏去討論，虛心向他們學習。經過一個月的努力，他不單懂得了割煤機的科學道理，並且會拆會裝；連割煤機每個零件的名字和性能，他都非常清楚。結業時，他成了一個成績很好的學員。

回礦後，一開始，他就表現得很勇敢。六千四百斤重的割煤機，需要從井底下運到割煤的地方，當中經過一條十五米長（約四丈五尺）的上坡道，坡很陡，誰也不敢開，連工程師也主張用人力，花費三天的時間拉上去。可是馮景謙為了早一天用機械割煤，冒着危險，只用了四個鐘頭，就把機器開上去了。

割煤了，機器常出毛病，原因是煤層太鬆，割煤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。馮景謙找出了病根子，動腦筋，找竅門，一連好多天在井底下工作十二、三個鐘頭，有時竟兩天兩夜不下班休息。鑽研呀，拆裝呀，帶動全組同志想出了許多辦法，經過上級的批准，終於把割煤機改進成功了。產量由過去每班的一百噸，提高到四百噸。他開着兩丈多長的割煤機，轟轟地響，割煤的刀子咔咔地叫，看着煤炭刷刷的朝下淌，一分鐘就淌滿三車（一·八噸）多麼高興。比起過去使小木車，一天推五

噸多煤，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呀！

現在馮景謙已成了賈汪全礦第一名熟練的割煤機手。

（原載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徐州工人報）

劉希美創造新工作法

盛榮昌

國棉四廠細紗女工劉希美同志，在黨、團、工會的教育培養下，經過一個半月的苦心鑽研，在今年（一九五二年）二月，創造了科學的細紗接頭工作法。這個新方法不但比舊法動作簡單便利，接得又快又好，並且還有一個大優點，就是不出回絲（不招線頭）。看起來，接頭時不招線頭，這好像是件小事情，但是如果全國的紡紗廠都採用這個方法接頭，一年就能節約回絲二十萬磅以上，合人民幣就有四十多億元，對國家的貢獻可真不算小。

她怎樣創造的這個好法子呢？說起來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劉希美同志才進廠當養成工，學接頭，因為她學習積極，很快就被調去落紗。無論在學習上，工作上，她都是個優秀的學員。

一九五一年上半年，她訂了份中國青年報。看到報上登的志願軍英雄的戰鬥故事，很受感動。她常想：「志願軍同志為了保衛祖國的安全，在冰天雪地裏，在槍

林彈雨下，拚命、流血，我應該怎樣來向這些最可愛的人學習啊！」

五一年八月，在推廣郝建秀工作法時，又給了她一次很大的教育，她想：「郝建秀和自己一樣，是個細紗青年工人，為什麼她就能創造出這麼好的工作法呢？要抗美援朝，要建設祖國，多出幾個郝建秀不更好嗎？」於是她自己便打定了主意，一心一意想改進工作。同時，她又想到郝建秀是個青年團員，受團的教育大、進步快，因此她便在十月間申請入團，並且積極地參加團的生活，接受團給她的教育與幫助。

經過她仔細地考慮，覺得細紗接頭要出回絲（掐去一塊線頭），浪費很大，不能改一下，不出回絲呢？她就開始找竅門。雖然竅門不好找，一時研究不出頭緒來，可是她心裏頭却一直琢磨着，絲毫也不灰心。

去年十二月，她的右手被門擠傷了，小指和無名指痛得不能動彈，就被調去幫車做清潔工作。這時，正碰上廠裏缺工人，人手不夠用，她自己却又不能落紗，很着急。她想：廠裏正缺人，自己閒着還行？現在還有三個手指能用哩！於是她就下定決心，靠這三個手指學接頭來克服看車的困難。

靠三個手指接頭，困難太多了，但是她能繼續不斷練習，終於用毅力克服了困難。有一次她接好了一個頭，並且沒有回絲，心裏真樂極了，又練習了一天，她就鼓足勇氣向領導上要求看車接頭。

誰知道正式去看車時，困難却大得多。因為她運用新的接頭方法還不熟練，機器一轉全車動，車子放了花，一忙一急直出汗，接頭也更接不上了。過了幾天，稍微熟了些，但接頭還是接不好，她就找伙伴宋秀芳商量。宋秀芳試驗了兩回，說：「這個方法不出回絲是好，可是只能接一個，接兩個就不行了。」劉希美同志聽了，心裏也有些動搖，但她立刻又想起了志願軍同志，他們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還能打勝仗，自己遇到這一點困難就退却嗎？她又想起解放前自己的痛苦生活：父親早死了，母親不得不去給人家當老媽子，自己孤苦伶仃的沒唸多少書，九歲那年就去給人家看小孩。現在呢？有工作做，有吃有穿，還上夜校，這不是毛主席給我的幸福嗎？她越想勁頭越大：「祇要對國家有利，吃點苦算什麼！」於是鑽研再鑽研，終於創造了無回絲接頭工作法。

今年一月，廠裏發起找竅門運動，劉希美首先提出了她這個創造。她說：「這

個竅門我找到了，大家都用才好，大家都給國家節約物資，就是大家的光榮。」

（原載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青島日報）